雨中的長崎

柯秀婉女士
（劉乾興醫師夫人）

日本有許多歷久不衰的曲子，不論是童謠或演歌，常會把地名寫入歌詞中。北起北海道的知床半島至東京大阪乃至九州的長崎。其中以長崎最常被提及，如早期的〃長崎的蝴蝶夫人〃以及較近代的〃長崎今夜又微雨〃等動聽的歌曲。就日本南北狹長的國土而言，長崎是個邊陲的海濱之都；也是保衛西南海域的重鎮；更是早年與外國貿易的繁榮港口。因而衍生了一些纏綿悱惻的異國戀情。蝴蝶夫人似乎已成了長崎的代名詞了。我自小讀了蝴蝶夫人的故事；聽了蝴蝶夫人的歌劇，對這個浪漫之都有著無限的嚮往，儘管它遠在九州南端，我還是要去看看當年蝴蝶夫人天天盼君早歸的山崖，見識這個日本作曲家情有獨鍾的城市，也要趁機嚐嚐長崎蛋糕發源地的蛋糕有何特殊的風味。

搭乘海鷗號特急快車到長崎真是一趟賞心悅目的旅途。坐在舒適美觀的車廂內，望著窗外一片綠油油的平野，設計精良美觀的行李置放廂是封閉式的，就像飛機機艙似的。

列車快到長崎時浦西尼著名的那美好的一日，優美哀怨的旋律取代了往常播報到站的地名，似乎每個乘客一聽到這旋律就該知道蝴蝶夫人的故鄉到了。我興奮莫名，陰霾的天色，綿綿的雨絲在我眼中成了增添氣氛的場景，在我的認知裡，長崎本就該和雨緊緊相依的。那盪氣迴腸的旋律，彷彿將淅瀝瀝的雨水注入了無限的浪漫情懷。啊！我終於來到長崎了。

走訪了不少車站的案內所，幾乎全是女性職員，且多為年輕小姐，她們雖然親切熱誠但多數不諳英文。到了長崎卻碰到了一位文質彬彬略帶憂鬱氣質的中年男性，努力的用日本腔的英文熱心的教我們如何搭乘公車，可惜我無法完全聽懂他的日式英文，只好趕緊轉換成我的台式日文交談，才弄懂他的意思。

我們撐起了傘走入雨中的長崎街道，坐上了輕軌電車，對照著案內所拿到的市區觀光資料。只有一個車廂的輕軌電車，地板竟然是沒有上漆的厚實木板，司機是個年輕小伙子，穿著深藍色的制服，戴著同色的帽子，以及白色的手套，小心翼翼的開著車。車上乘客不多不少，大家都有位子坐。人們慢條斯理的上下車，車子也慢吞吞的行進著，好像這小小輕軌車的行進是世上最神聖的一件事。環顧四周沒有高樓大廈也沒有外型較新潮的建築物，路上往來的車輛剛剛夠點綴街景使它不至太沉悶。

我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，回到了二十世紀的中葉。較之日本其他的都市，不提東京大阪等中央級的大都會，就是和戰後新興的幾個小型城市，如裏日本的秋田與新瀉比，長崎就像個過氣的明星，任由時光撤走身上的璀璨珠寶，再也無力裝扮自己了。六十多年了，超過半世紀的漫長時光，依舊無法抹去戰爭的傷痕。還是長崎另有一番新面貌？只是我們坐上了歷史的班車走入了傷痛。

車子慢慢的晃到了已有百年歷史的天主堂，沿路拾級而上就可看到一間造型簡樸的教堂坐落在路的盡頭。路的兩旁全都是長崎蛋糕的專賣店，時間尚早生意清淡，此刻我全心全意的要找到蝴蝶夫人紀念館，這些蛋糕對我暫時失去了吸引力。照資料指示紀念館應該就在附近，看看指標上的名稱好像與蝴蝶夫人不相關，問了店裡以及路上的年輕人全都搖頭不知蝴蝶夫人是何許人也，真叫人失望。雨越來越大，不要再問了，旁邊就有一個現成的電扶梯，可以輕鬆的登上小丘頂上去，姑且就當它就是當年那位癡情女子苦等負心漢的山頭吧！上得山來，迎接我們的居然是滿地飄零的落花，以及一幢大門緊閉的洋房，唉！我們來得太早了！只能望門興嘆，讀了門邊的解說才知道，啊！原來這裡叫作哥拉巴公園，一八九五年日本結束了鎖國政策，長崎就成了外商往來的重要港口，而這個位於山丘上的哥拉巴公園，居高臨下可以盡覽港口美景。這一帶也就成了外商聚集居住的地方。一九零四年，普西尼以哥拉巴與其夫人的故事為藍本，把這一段異國戀情，添枝加葉譜成了扣人心弦的旋律，成了悲劇收場的蝴蝶夫人歌劇。至今蝴蝶夫人傷心欲絕的唱出那美好的一日後，隨即自殺身亡身的那一幕，仍深深的烙在人們的心裡。當地的年輕人但知有哥拉巴公園，不知蝴蝶夫人，怪不得我們問

不出個所以然來，現在誤打誤撞的來到期盼的地方，真是雀躍萬分。雖然未能入內參觀，但總算了了我的心願了，高興的順著原路下山。現在有心情去買蛋糕了，只見各家商店已經擠滿了慕名而來的遊客了。

我們沒打算要留宿長崎，得趕緊加快腳步繼續往前走。打從我們抵達長崎，雨就沒停過。撐著傘走到了悄然無人的和平公園，銅製的雕塑在雨中無言的控訴戰爭的可怕；公園裡繽紛的花朵也在雨中默默的哀悼逝去的冤魂。這個與廣島在二次大戰尾聲時慘遭原子彈夷為平地的城市，都特意保留了傷痛的痕跡，並建了和平公園提醒世人戰爭的可怕，只是匆匆來去的遊客，除了拍照留念外，有多少人能真正體會長崎人當年喪失親人的深切痛苦呢？晚風吹起，天色漸暗，雨就像從天而降的淚水，不停的灑在這片寂靜的大地 。啊！這是個悲情的城市！一樣的雨水，兩般的心情！

****

▲105.1.27為院所醫療暴力事件及反賄選事宜 蘇理事長榮茂率常務理監事前往高雄地檢署拜會周檢察長章欽(右4)